

母爱是无私伟大的——无场次话剧《疯娘》观后

王义

自创

—

前些日子，在贵阳观看了广东话剧院突验话剧团演出的无场次话剧《疯娘》。因对广东话剧院不甚了解，从来边没有观看过该剧院的任何演出，在当今整个话剧演出很不景气的情况下，怀着好奇与解读的心态，在朋友的再三要求下去观看该院的演出。

该剧取材于 2004 年在报刊和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短篇纪实文学《我的疯子娘》；

23 年前，有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到我们村，蓬头垢面，见人就傻笑。因此，村里的媳妇们常对着那女子吐口水，有的媳妇还上前踹几脚，叫她“滚远些”。可她就是不走，依然傻笑着在村里转悠。那时，我父亲已有 35 岁。他曾在石料场干活被机器绞断了左手，又因家穷，一直没娶媳妇。奶奶见那女子还有几分姿色，就动了心思，决定收下她给我父亲做媳妇，给我家“续上香火”。父亲虽老大不情愿，但看着家里这番光景，咬咬牙还是答应了。结果，父亲一分未花，就当新郎。

娘生下我的时候，奶奶抱着我，瘪着没剩几颗牙的嘴欣喜地说：“这疯婆娘，还给我生了个带把儿的孙子。”只是，我一生下来，奶奶就把我抱走了，而且从不让娘靠近。尽管娘的奶胀得厉害，可我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

娘一直想抱抱我，多次在奶奶面前吃力地喊：“给，给我……”奶奶没理她。我那么小，像个肉嘟嘟，万一娘失手把我掉在地上怎么办？毕竟，娘是个疯子。每当娘有抱我的请求时，奶奶总瞪起眼睛训她：“你别想抱孩子，我不会给你的。要是我发现你偷抱了他，我就打死你。即使不打死，我也要把你撵走。”奶奶说这话时，没有半点儿含糊的意思。娘听懂了，满脸的惶恐，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尽管娘的奶胀得厉害，可我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奶一匙一匙把我喂大的。奶奶说娘的奶水里有“神经病”，要是传染给我就麻烦了。

那时，我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潭里挣扎。特别是添了娘和我后。奶奶决定把娘撵走，因为娘不但在家吃“闲饭”，时不时还惹是生非。一天，奶奶煮了一

大锅饭，亲手给娘添了一大碗，说：“儿媳妇，这个家太穷了，婆婆对不起你。你吃完这碗饭，就去找个富点儿的人家过日子，以后也不准来了，啊？”娘刚扒拉一大团饭在口里，听了奶奶下的“逐客令”，显得非常吃惊，一团饭就在嘴里凝滞了。娘望着奶奶怀中的我，口齿不清地哀叫：“不，不要……”奶奶猛地沉下脸，拿出威严的家长作风厉声吼道：“你这个疯婆娘，犟什么犟，犟下去没你的好果子吃。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我收留你两年了，你还要怎么样？吃完饭就走，听到没有？”说完奶奶从门后拿出一柄锄，像佘太君的龙头杖似的往地上重重一磕，“咚”地发出一声响。娘吓了一跳，怯怯地看着婆婆，又慢慢低下头去看面前的饭碗，有泪水落在白花花的米饭上。在奶奶逼视下，娘突然有个很奇怪的举动，她将碗中的饭分了一大半给另一只空碗，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

奶奶呆了，原来，娘是向奶奶表示，每餐只吃半碗饭，只求别赶她走。奶奶的心仿佛被人狠狠揪了几把，奶奶也是女人，她的强硬态度也是装出来的。奶奶别过头，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然后重新板起了脸说：“快吃快吃，吃了快走。”娘似乎绝望了，连那半碗饭也没吃，踉踉跄跄地出了门，却长时间站在门前不走。奶奶硬着心肠说：“你走，你走，不要回头。”娘反而走拢来，一双手伸向婆婆怀里，原来，娘想抱抱我。奶奶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襁褓中的我递给了娘。娘第一次将我搂在怀里，咧开嘴笑了，笑得春风满面。奶奶却如临大敌，两手在我身下接着，生怕娘的疯劲一上来，将我像扔垃圾一样丢掉。娘抱我的时间不足三分钟，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我夺了过去，然后转身进屋关上了门。

当我懵懵懂懂地晓事时，我才发现，除了我，别的小伙伴都有娘。我找父亲要，找奶奶要，他们说，你娘死了。可小伙伴却告诉我：“你娘是疯子，被你奶奶赶走了。”我便找奶奶扯皮，要她还我娘，还骂她是“狼外婆”，甚至将她端给我的饭菜泼了一地。那时我还没有“疯”的概念，只知道非常想念她，她长什么样？还活着吗？没想到，在我6岁那年，离家5年的娘居然回来了。那天，几个小伙伴飞也似地跑来报信：“小树，快去看，你娘回来了，你的疯娘回来了。”我喜得屁颠屁颠的，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奶奶随着我也追了出来。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到娘。她还是破衣烂衫，头发上还有些枯黄的碎草末，天知道是在哪个草堆里过的夜。娘不敢进家门，却面对着我，

坐在村前稻场的石碾上，手里还拿着个脏兮兮的气球。当我和一群小伙伴站在她面前时，她急切地从我们中间搜寻她的儿子。娘终于盯住我，死死地盯住我，咧着嘴叫我：“小树……球……球！”她站起来，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讨好地往我怀里塞。我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我大失所望，没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样一副形象。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小树，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了吧？就是你娘这样的。”

我气愤地对小伙伴说：“她是你娘！你娘才是疯子，你娘才是这个样子。”我扭头就跑了。这个疯娘我不要了。奶奶和父亲却把娘领进了门。当年，奶奶撵走娘后，她的良心受到了拷问，随着一天天衰老，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所以主动留下了娘，而我老大不乐意，因为娘丢了我的面子。

我从没给娘好脸色看，从没跟她主动说过话，更没有喊她一声“娘”，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以我“吼”为主，娘是绝不敢顶嘴的。

家里不能白养着娘，奶奶决定训练娘做些杂活。下地劳动时，奶奶就带着娘出去“观摩”，稍不听话就要挨打。

过了些日子，奶奶以为娘已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了，就叫娘单独出去割猪草。没想到，娘只用了半小时就割了两筐“猪草”。奶奶一看，又急又慌，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浆拔穗的稻谷。奶奶气急败坏地骂她“疯婆娘谷草不分……”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时，稻田的主人找来了，竟说是奶奶故意教唆的。奶奶火冒三丈，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根棒槌一下敲在娘的后腰上，说：“打死你这个疯婆娘，看你还敢给老娘惹祸？……”

娘虽疯，疼还是知道的，她一跳一跳地躲着奶奶的棒槌，口里不停地发出“别、别……”的哀号。最后，人家看不过眼，主动说：“算了，我们不追究了。以后把她看严点就是……”这场风波平息后，娘歪在地上抽泣着。我鄙夷地对她说：“草和稻子都分不清，你真是个猪。”话音刚落，我的后脑勺挨了一巴掌，是奶奶打的。奶奶瞪着眼骂我：“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的？再怎么着，她也是你娘啊！”我不屑地嘴一撇：“我没有这样的傻疯娘！”

“嗨，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看我不打你！”奶奶又举起巴掌，这时只见娘像弹簧一样从地上跳起，横在我和奶奶中间，娘指着自已的头，“打我、打我”地叫着。

我懂了，娘是叫奶奶打她，别打我。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垂下，嘴里

喃喃地说道：“这个疯婆娘，心里也知道疼爱自己的孩子啊！”我上学不久，父亲被邻村一位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每月能赚 50 元。娘仍然在奶奶带领下出门干活，主要是打猪草，她没再惹什么大的乱子。

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一个冬日，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奶奶让娘给我送雨伞。娘可能一路摔了好几跤，浑身像个泥猴似的，她站在教室的窗户旁望着我傻笑，口里还叫：“树……伞……”一些同学嘻嘻地笑。带头起哄的是小范，当他还在夸张地模仿时，我抓起面前的文具盒，猛地向他砸过去。他冲上前来掐住我的脖子，我俩厮打起来。我个子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轻易压在地上。这时，只听教室外传来“嗷”的一声长啸，娘像个大侠似地飞跑进来，一把抓起小范，拖到了屋外。都说疯子力气大，真是不假。娘双手将欺负我的小范举向半空，他吓得哭爹喊娘，一双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乱踢蹬。娘毫不理会，居然将他丢到了学校门口的水塘里，然后一脸漠然地走开了。

娘为我闯了大祸，她却像没事似的。在我面前，娘又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讨好地看着我。我明白这就是母爱，即使神志不清，母爱也是清醒的，因为她的儿子遭到了别人的欺负。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娘！”这是我会说话以来第一次喊她。娘浑身一震，久久地看着我，然后像个孩子似地羞红了脸，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那天，我们母子俩第一次共撑一把伞回家。我把这事跟奶奶说了，奶奶吓得跌倒在椅子上，连忙请人去把爸爸叫了回来。爸爸刚进屋，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我家，不分青红皂白，先将锅碗瓢盆砸了个稀巴烂。这都是范家请来的人，范父恶狠狠地指着爸爸的鼻子说：“我儿子吓出了神经病，现在卫生院躺着。你家要不拿出 1000 块钱的医药费，我一把火烧了你家的房子。”

1000 块？爸爸每月才 50 块钱啊！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爸爸的眼睛慢慢烧红了，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娘，一只手飞快地解下腰间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向娘打去。一下又一下，娘像只惶惶偷生的老鼠，无助地跳着、躲着，她发出的凄厉声以及皮带抽在她身上发出的那种清脆的声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爸爸施暴的手。派出所的调解结果是，双方互有损失，两不亏欠。谁再闹就抓谁！一帮人走后，爸看看满屋狼藉的锅碗碎片，又看看伤痕累累的娘，他突然将娘搂在怀里痛哭起来，说：“疯婆娘，不是我硬要打你，我要不打你，这事下不了地，咱们没钱赔人家啊。”爸又看

着我说：“树儿，你一定要争气。要不，咱们就这样被人欺负一辈子啊！”我懂事地点点头。

2000年夏，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积劳成疾的奶奶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民政局将我家列为特困家庭，每月补助40元钱，我所在的高中也适当减免了我的学杂费，我这才得以继续读下去。

由于是住读，学习又抓得紧，我很少回家。父亲依旧在为50元打工，为我送菜的担子就责无旁贷地落在娘身上。每次总是隔壁的婶婶帮忙为我炒好咸菜，然后交给娘送来。20公里的羊肠山路亏娘牢牢地记了下来，风雨无阻。也真是奇迹，凡是为儿子做的事，娘一点儿也不疯。除了母爱，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应该怎么破译。

2003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娘来了，不但为我送来了菜，还带来了十几个野鲜桃。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笑着问她：“挺甜的，哪来的？”娘说：

“我……我摘的……”没想到娘还会摘野桃，我由衷地表扬她：“娘，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娘嘿嘿地笑了。

娘临走前，我照例叮嘱她注意安全，娘“哦哦”地应着。送走娘，我又扎进了高考前最后的复习中。第二天，我正在上课，婶婶匆匆地赶到学校，问我娘送菜来没有，说我娘到现在还没回家。我心一紧，娘该不会走错道吧？婶婶问：“你娘没说什么？”我说没有，她给我带了十几个野鲜桃哩。婶婶两手一拍：“坏了坏了，可能就坏在这野鲜桃上。”婶婶替我请了假，我们沿着山路往回找，回家的路上确有几棵野桃树，桃树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个桃子，因为长在峭壁上才得以保存下来。我们同时发现一棵桃树有枝丫折断的痕迹，树下是百丈深渊。婶婶看了看我说，“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我说，“婶婶你别吓我……”婶婶不由分说，拉着我就往山谷里走……

娘静静地躺在谷底，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她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我悲痛得五脏俱裂，紧紧地抱住娘，说：

“娘啊，我的苦命娘啊，儿悔不该说这桃子甜啊，是儿子要了你的命……”我将头贴在娘冰凉的脸上，哭得漫山遍野的石头都陪着落泪……

2003年8月7日，在娘下葬后的第100天，大学烫金的录取通知书穿过娘所走过的路，穿过那几株野桃树，穿过村前的稻场，径直“飞”进了我的家门。我把这份迟到的书信插在娘冷寂的坟头：“娘，儿出息了，您听到了吗？”

您可以含笑九泉了！”

全剧围绕疯娘虽神志不清却爱着自己的儿子这一主线展开情节。全剧不追求新颖的演出方式和大起大落的故事悬念，仅仅围绕痴拙可爱、舍命忘我的“疯娘”的母爱展开故事。

未演出之前，听朋友介绍，该到在广东演出时感动了许多观众，当时听后并不以为然。演出开始后，随着剧情的展开，你不得被台上演员十分认真投入的演出所吸引，不同角色的表演非常到位，台词的语声恰如其份并各有千秋，台词的表述音扬顿挫恰到好处，十分得体。随着剧情地深入，使你不得不佩服导演在舞台调度、舞台时空处理上高超的良苦用心。特别是剧中的疯娘的表演，让你感受到演员有领会了导演意图后，在进行“二度创造”后的度的把握，“悟性”的充分展示，台词虽然简练但能说明问题；

（如，疯娘：……饿……哥……。

哥（疯娘未来的丈夫）：……娘……。

娘（疯娘未来的母亲）：……唉……，）

这一节，三个人的台词对话共四个字，却充分地说明了疯娘对生的渴求，哥的善良，为娘的无奈。将一个弱女子乞求收留时的神态、一个近 40 岁还单生一人，但对组建家庭的需求，贫穷母亲对传宗接代的渴望，在仅有的 4 个台词和 2 分钟的表演中给观众一个完整的交待，这真是神来之笔，可见改编者将戏剧中特定的人物环境、人物关系和人物感情高度把握和良好而深厚的文字功底。

在演出中，该演员在表演上充分地将舞蹈艺术中的“肢体语言”在话剧艺术中“夸张”的展示，使精练的舞台台词对白更具神韵，剧中这种表演，观众并不觉得“过份”，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有些懂行的观众还为其这种‘夸张’的表演寻找合适的“借口”：人性中的母爱高于一切，何况一个“疯娘”……。剧中疯娘的这种天生的、本能的、纯净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乃至最人性的母爱，使你不得不想起高尔基对母亲的评价：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亲，没有母亲，就没有勇士。没有母亲，就没有诗人……。想到《探索·发现》中为了保护子女，不惜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去挡突发灾难的“母护子”化石……甚至想到了我们今天对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演员把“疯娘”对儿子无私的爱表达得淋漓尽致，该剧导演查丽芳说：“对疯娘的情感处理比较难，因

为我们要遵从疯子的情感逻辑，可这种母爱又是天生的、本能的、纯净的、不带功利色彩的，是最人性的、不带修饰的一种独特的情感方式。”为了表达儿子在上大学临行前的母爱，不惜冒着危险上险崖去给儿子摘野山桃，为此，在“疯娘”坠崖身亡后，儿子终于喊出声“娘”字，把整个话剧推向了高潮，在场的观众被深深地震撼，为疯娘崇高的母爱和儿子迟到悔悟，纷纷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整个从属于戏剧表演的舞台美术在渲染《疯娘》的舞台气氛中的有机的组合令人赞叹！舞台场景简洁但又暗藏玄机，灯光、音响效果、服装道具在提示舞台（年代）环境中恰如其分。特别是舞台基本装置山片的运用，更是独具匠心，锦上添花。（如宝宝在与疯娘幽冥境中的场面处理）它带给观众不仅是视角上的冲击，而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整个舞台并未用堆砌的景片，缤纷的灯光，以及高成本的现代科技，占据舞台空间，而是在情节、矛盾冲突、人物形象和舞台语言吸引观众的视听，充分地展示了话剧艺术本身的魅力。

整个演出不是说教，也不是强迫观众接受作者的意图，而是一种启迪，一种让观众对人性认真的思索。当然了，除了好剧本、好导演、好舞美外，演员认真投入的表演更是“画龙点睛”……

当演出结束时，贵州省委大剧场场内 1000 多观众自愿的起立，长时间地用热烈而又有节奏的掌声表示对远道而来的艺术家们诚挚的敬意！观众们对艺术人家充满敬意的举动，这种场景，本人只有在中央电视台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见过，在贵阳还属首次。在有幸认识该实验剧团的李良地团长后得知，为了适应巡回演出，这次带到贵阳演出的舞台布景基本装置是简易型的，他们在广东的演出，整个舞台比这漂亮。这次在贵阳是该剧的第 108 场演出。

事后，我朋友特地电话告知；他 8 岁的女儿在看完《疯娘》后悄悄地告诉他，她看见妈妈和许多婆婆、阿姨都哭了，她自己也哭了，他自己因为工作太忙没看，觉得很遗憾，问第二天是否能有观看的机会。

我只好告诉他，以后有机会陪你去广东看吧。